

安雅堂集

卷八至十

民國己丑年
重行裝釘

蘇州
解學
船

PDG

安雅堂集 卷之十

善本

欽定四庫全書

安雅堂集卷八

元 陳旅 撰

記

趙氏祭田記

古之君子有圭田以蠲祭有宗法以聯族子孫歲時得
相與追念其所從出者焉自夫田制宗法之皆廢也雖
貴臣大家有私田以供粢盛而世遠族分能存田以祀

其先者寡矣惟不知祀其先也則寢昧其身之所從出
惟昧其所從出也則視其族人若塗人矣嗚呼此後世
人紀之所以解散而莫收也天台黃巖趙氏之族長與
慶使其從子海鹽州知州孟貫致書于陳旅曰吾祖宗
正少卿諱子英宋南遷時為黃巖丞因家于邑之西橋
有子六人諱伯淮伯流伯洙伯直伯許伯雲皆以文學
登臚仕至其孫太常丞諱師淵判宗諱師夏皆受業於
朱子之門且締姻焉故趙氏能以禮世其家雖宗支蕃

勇而必合族以祭凡執事皆子弟為之少長秩然周旋
一庭之間如是者百有五十餘年趙氏之老人謀於廟
曰中州之宗祐園墓化為墟草久矣自宗正來則不可
無祀然世益遠族益分矣遠則易忘分則易攜誨忘宜
有其物乃以宗正所遺田百六十畝存之以為祭田族
之長者主之歲更擇子姓之愿而才者掌其出入而世
以為常至元內附時宗正四世孫與栗以碩學雅德受
知于我世祖皇帝為翰林學士得請自宗正四世而下

俱復其役遂欲以昔之祭田託薦紳記諸石庶後人知所以存田之意未及記而卒今又三十餘年矣與慶於學士為弟以齒序寔主族事念前志不可以不竟子宜記之旅受書嘆曰嗟乎故國之社屋矣西橋之宗猶有田以祀其先其人猶得不與編氓同役甚矣我世皇之優賢而學士之能亢其宗也凡在是族者盍亦思曰祭以報本也有身則有祭初不系乎田之有無況有田乎又以世承恩庥得安然用其地之入以祭以燕於其私

乎誠若是思之則掌茲田以祭者又何忍以其身為蟲
賊哉不是之思惟欲得利於己則隳成規啟弊端曾幾
何時田且不存祭於何有而遠者日益忘分者日益攜
矣吾聞趙氏多賢子孫必無是也萬有一焉則上負國
家中負祖宗下負來裔尚得謂之賢子孫乎

拙休堂記

嚴陵洪省吾外樸而內文篤志古人之學雅不樂榮進
錢塘學者迎致吳山下請授徒數月亦不樂去將行與

余言曰吾居淳安錦溪之上北有嚴峰青峭若植筆然
又有赤甲巖危瞰溪北下臨層淵巖中可坐廿人山石
丹碧錯若織文前有素沙如雪可百畝許月夕汎舟登
岸光燄奪目東則石山屹立水心竹樹森翳號小金山
此錦溪山水之概也吾於其間以畊以漁以讀吾書而
遂老於斯矣蓋造物者賦我以拙不足以有為於世吾
又安能違造物以闢闢然於有為者之途故以拙休名
堂予為我記之余為省吾殆若晉人所謂拙者可以絕

意乎寵榮之事者歟彼固不能以拙自全省吾真用其
言以保其身歟余嘗見緣高竿以衡伎者恃其儼捷可
僥倖得厚利遂為之不已一旦手足失措忽若飄瓦赴
地觀者皆失聲有過之而嘆曰嗟乎巧之使人至是哉
人不能用巧為巧所用不至於顛墜不已余以其言類
知道進而問之曰有用巧之道乎曰用之以拙而不強
用之也古之能大用其巧者無為而功成妙萬物而萬
物不知也至於所不必用則亦不用而已矣世之人顧

有以拙為巧而又強用之于所不必用之地是以敗者
常相踵也夫巧者猶有所不必用而況拙乎余悲世之
緣高竿而不已者衆矣又善若人之言類省吾之所以
名其堂者因述之以為記

致亭記

魯郡王致道先生因其字而名其亭曰致亭蓋取魯論
所述子夏之言也致道使余記之屢辭弗獲乃言曰儒
者之任甚重也道甚遠也而吾欲以眇然之身任其所

甚重而必至其所甚遠者焉亦難矣是故君子之教人
也必考前言以審其所嚮求往行以迪其軌轍身吾車
也載之不可不弘氣吾馬也策之不可以不力志吾御
也持之不可以不敬夫如是則庶乎重與遠者之可至
也易之文言傳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以剛健而致力
於學亦奚重與遠之有哉致道早歲屏棄俗事聚書嶧
山之幽晝誦而夜思之欲約羣籍之浩然者而會通之
亦良勤矣學成賓興遂擢進士第學者私相勗曰先生

為學猶農夫之治穡事也勤其穫矣吾不可不致力於學乎致道聞之曰吾之所學非欲致進士而止也周子不云乎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吾雖不敢妄意古人所造之地俛然日有孳孳不敢半途而自畫也是固致道所以名亭之意余又聞致道曩居嶧山實漢韋賢讀書之所也因為誦韋氏之詩曰誰為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請書此以為記致道名思誠學行純正士林之望也累官翰林苑其文又益著云

水月樓記

蘭溪州知州陳侯奕為余言曰吾祖南隱翁居弋陽梅山之下務樹德以貽後人先子黃巖府君又於其所作小屋環植梅數百著書其中名其屋曰梅閒而吾又闢南隱翁之故址為屋如干楹奎章學士蜀郡虞公為書壽梅二字以顏吾堂搢紳先生又皆歌詩焉然吾所居之前嘗鑿池十餘畝以大來山泉靜深開舒魚鳥下上池西為樓池左右為亭樓前老梅數本花時明月來照

水光乘之幽馥寒艷殆若化為清冰夫然後知梅花之
有得於水與月也因取孤山林君復詩語名樓曰水月
他日倦游來歸將與客銜杯賦詩於其上聊以供吾老
也子為我記余曰妙矣乎陳侯之觀夫水與月也水得
月則益清月得水則益明觀二者之相與徘徊乎空洞
之野則又不若於其精神之會而觀之方諸非水也而
水興焉夫遂非火也而火集焉梅花非水月也而水月
之精神會焉陳侯為樓以觀夫二者之會天下之言觀

者孰有妙於此哉想其端居芳夕晤茲流光必又有契
於其心之所會者矣昔之言先天者有天根月窟之喻
有天心水面之詠而言梅花者則有具太極之旨陳侯
其又有得於此者乎請以是為記

福州文殊禪寺記

福唐郡治之東南有寺曰文殊五代時閩王王氏創始
也當宋之季有強宗據之以作室寺遂廢既而強宗向
衰若有物馮陵其中居者輒不寧因數易主而竟歸釋

氏國朝初置僧司嘗以是司署尋復遷毀至為榛蕪之區至元甲午東谷禪師慧日慨然以起廢為己責遂度故址為寺法堂初成而師老矣元統甲戌師之弟子宗茂乃大捐私錢以究師志里之好善者往往翕悅欣助於是構祕殿以居文佛樹長垣以周寶坊山門有嚴寮廡咸秩又繕法堂制供器立伽藍神祠于寺之左而凡所宜有者以次具治黝堊丹漆侈然光新開士之良爰集爰處以祝景貺于國家而相與講其所傳者於此也

宗茂通敏而鎮愿數游京師公卿貴人多旌重者奎章閣大學士康里公世家名臣清慎不妄接物而書名又重當世時為大書寺額與之人以為榮宗茂謂余曰吾寺久廢而師與我復之非易也願為我記使後之委情而無立者知所做屬而一時之勢力足以肆其豪奪者亦知其所為之不足恃也余曰昔之為此與奪而有此者自今觀之等夢幻耳子之所為又有足恃者乎宗茂曰不然吾之所學常欲空諸所有則不空者常存世之